

没有什么
是永恒的

浙江小说

● 家

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

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——界愚

●

作家出版社

界
愚
自
选
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：界愚自选集 / 界愚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2

(浙江小说10家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919-7

I. ①没… II. ①界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0592号

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：界愚自选集

作者：界愚

统筹：张亚丽

责任编辑：赵超周茹

装帧设计：薛怡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：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数：258千

印张：18.5

版次：2018年2月第1版

印次：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19-7

定价：42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大师的爱情 / 001

马延年的五十整寿看似随意，只在工作室的花园里摆了两桌，但请来掌勺的却是万福楼的大厨。

古典武侠小说 / 025

剑铸成了。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铁匠来说，这件不务正业的工作花去了天生七天七夜的时间。

郝国庆杀人事件 / 039

郝国庆在百福楼里喝完了，通常都会跟大伙吆五喝六的，不是一块儿上歌厅里去搂着小姐“卡拉OK”……

C O N T E N T S

裤腰带 / 059 曹雪芹和马

白素珍是一下钻进马大成心眼儿里去的。在这么大的会场上，有那么多张脸仰着，那么多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在马大成脸上。

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/ 071

三十二岁那年，起立结婚了，老婆是住在一条巷子里的耿丽秋。起立高兴得不得了，在婚宴上喝多了。

谋杀 / 091 将军人马大成的

康成隔着门板对林娜说，是我，我回来了。他还是穿着三年前那件羊毛衫，好像只是从街上散步回来。

C O N T E N T S

那年夏天 / 103

十九岁那年，我谈了生平第一场恋爱，发现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爱情更美妙的东西了。那时候，我一心只想跟徐冬梅在一起……

尿毒症患者的日常生活 / 121

清晨，尤民光从床上起来，发现窗外的雨停了。这场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使天空灰蒙蒙的，像他的脸色一样黯淡无力。

千万别死 / 135

我的儿子是个混蛋。昨天夜里，他在镇上的舞厅里用刀把人捅了，那人是舞厅的老板。

失明的孝礼 / 149

孝礼是个瞎子，但以前不是的。以前，
孝礼是我们镇中心小学的美术教师……

通往天堂的路 / 163

这是谁也没料到的，镇上的火葬场会
迁到孙家浜里来。村口那块地闲置了四五
年后开始动工……

往生记 / 179

没有人知道傻女来自哪里。她出现在
廊桥上，廊桥就成了她的家。

我的一九九一 / 195

1991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苏联在一夜之间解体为十五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奇怪。我只是感到高兴。

我们都是木头人 / 211

回家的一路上，我看见村里的老头都在晒太阳。他们都是我的长辈，他们蹲在屋檐下昏昏欲睡……

我要回家 / 225

我要回家。我突然说出这句话时，听见屋里静了静，但是没有人接茬。这间工棚里住着八个人，这时有四个人在打牌……

钥匙 / 239

肖以立的命运是在顷刻之间改变的。
县领导上东南亚招商引资，意外受到当地的
经贸部长接见……

一个父亲 / 261

跃进欣慰地看着儿子，是在儿子把一个
女人带回家来的那个晚上。确切地说，
那个晚上跃进看的是儿子满月时的照片。

在 1984 年的午后行走 / 275

我总以为 1984 年的公共汽车，在行
驶时要比现在颠簸。所以那天下车后，一
点也不觉得两只脚是踏在公路上。

马延年的五十整寿看似随意，只在工作室的花园里摆了两桌，但请来掌勺的却是万福楼的大厨。

大师的爱情

马延年的五十整寿看似随意，只在工作室的花园里摆了两桌，但请来掌勺的却是万福楼的大厨。像马延年那样的老马，也由他婚年门以假借城市租而来。据说一家只摆了二桌，有奉出寿宴会的几千几中。马延年的人家前子，大部分是城市商用的工商界人士，只有不保好家的人才坐在寿宴时那桌边说，今晚这一顿，都归这上工商联会主席团请了。

酒到半酣，马延年放在桌上的手风响了。马延年便站了起来，在寿宴结束的时候，他唱道：是时如长。

马延年脸上的笑容更加大了。他唱得对韵员拍了半圈后，每位手拍，马延年不失地就唱了四，唱长。

花园里的人开始笑得大醉，有些眼睛都停在马延年的脸上，看黄脸点去、黄脸、黄脸，一会儿又打起了哈哈。虽然，那位刘部长是马延年家为人的朋友。

马延年的设计是越来越真的，他上的表情也渐渐变得轻松起来。

马延年的五十整寿看似随意，只在工作室的花园里摆了两桌，但请来掌勺的却是万福楼的大厨。就连席间所用的餐具，也由徒弟专门从景德镇定制而来。据说一窑只烧了三套。有幸出席宴会的除了几个最得意的入室弟子，大部分是省市两地的工商界人士。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会在举杯时揶揄地说，今晚这一顿，都快赶上工商联的主席团会议了。

酒到半酣，马延年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。冯丽娟侧脸看了眼，赶紧拿起来的同时，提醒说，是刘部长。

马延年脸上的笑容更加含蓄了，眼睛沿着圆桌扫了一圈后，接过手机，爽朗而不失恭敬地叫了声：部长。

花园里的人声开始变得安静，许多眼睛都停在马延年的脸上。看着他点头、微笑、道谢，一会儿又打起了哈哈。显然，那位刘部长是通过电波来为大师贺寿。

马延年的腰背是忽然挺直的，脸上的表情也随即变得肃穆起来，

如同战士临危受命。在用力一点头后，说，请领导放心，这不光是任务，也是延年的荣誉嘛。

挂断电话，马延年这才发现那些停留在他脸上的眼睛，哈哈一笑，又恢复到风淡云轻的仪态。微微一摆手，仿佛对着眼前的空气说，非遗，明年的申遗工作又要开始了。说完，他马上意识到有点傲慢了，就笑着调侃道：都是些上面动动嘴，下边跑断腿的活。

宴罢，按照惯例是参观楼上的陈列室。自从名字列入《工艺美术大师名录》，马延年不仅把展品扩充了一倍，还在每扇窗户上加装了红外线的防盗系统。冯丽娟用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关掉那套系统后，像个讲解员那样把众人引导到一幅屏雕前，介绍说这是大师刚刚完成的新作，上面的山水与人物都脱胎于宋、元时期的古画。

其实，就算冯丽娟什么都不说，大家也知道，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幅将作为国礼赠送给非洲的博茨瓦纳共和国。这会儿，正在运往北京的途中。电视台为此还专门做了一辑专题，每天下午都在文化频道里反复播放。

现在是国礼，将来没准就成了国宝。说这话的人一半带着奉承。但有人不这么看。李总把酒后泛着红光的脸凑近屏雕，像是要跟上面的一匹五花马亲嘴那样，仔细地端详着。这位靠印刷宣传画册起家的企业家，刚刚转型搞起了文化产业。他直起身来，掷地有声地说，这样吧，老马，你说个实价，我明天就让人带支票过来。

马延年哈哈一笑，说了句玩笑话：李总，你这样子就像是请来的托。

说完，在众人附和的笑声中，马延年走到屏雕前，无比爱怜地凝视了一会儿后，开始讲解创作这幅屏风时所用的雕刻技法，上可追溯至两千年前的昭宣中兴时期。这可都是他在翻阅了无数的古籍后，整理与挖掘出来的，说是拯救了一项古老的木雕技艺也不为过。虽然，这些话马延年在电视片里都说过，但身临其境，让听者又增添了别样的感佩。

临别时，李总仍然念念不忘，在大门口紧握着马延年的手，说，

你可得保证，全世界就这么两幅。

马延年笑而不允，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。他站在台阶上，脸上始终挂着这样的笑容，跟每位来宾握手道别。然后，目送着汽车的尾灯一一远去，转出街口，汇入城市的灯海。

冯丽娟这时很应景地挽起他的一条胳膊，把大半的胸脯都贴在上面，轻轻地说了句：生日快乐。说完，她就像个少女那样，仰起脸，眨了眨眼睛，在他耳边又说，你说，我送你什么礼物好呢？

马延年心领神会，捏住挽在胳膊上的那只手，把手指插进她的手指缝里，一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样子。

冯丽娟的气息里总是带着股麦芽糖的味道，甜津津的，黏糊糊的。他们最初相识是在政协召开的会议上。冯丽娟站在台上发言，马延年坐在台下，觉得这位二中的女校长有点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会后聚餐时，马延年陪着政协的分管领导到处敬酒。敬完教育界别组的那桌后，领导端着酒杯转开了，他站着没动，还在跟在座的几位委员有一句、没一搭地闲聊。马延年像是忽然想到的，提议教育跟文化这两个界别组应该搞一次联谊，一起品品茶、钓钓鱼什么的，就在这个周末，在城外的度假山庄，由他来负责联络与安排。

政协的教育界别组里掀起了一个小高潮。在众人纷纷敬酒表示感谢时，马延年举着酒杯，远远地望着酒桌对面的冯丽娟，笑呵呵地说，跟工商那几个界别比起来，文化与教育就是一对难兄难弟。

文艺界的人士一般都不善于请客，有时即便赴宴，也要讲究个志同道合，才会欢聚一堂。然而，马延年跟这些人不一样。他喜欢喝酒，还喜欢宴请，特别是跨界的那种。他深信路在远方，而在一条道上往往会把人挤得头破血流。当然，这种聚会到最后，通常都是由他徒弟匆匆赶来买单，顺用车把他载回家里。

然而，冯丽娟却是匹即便抓实了缰绳也跨不上去的小母马。很多时候，马延年甚至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抬腿。不过想想也是，一个三十几岁就当上中学校长的女人，除了能力，许多功夫都是在身外

的。说不定她的身后还排着一长串男人的名字。但马延年并不气馁，反倒激发了斗志。他开始调整策略，不再煞有介事地邀请她参加各种展览与宴会。相反，在冷落了一段时间后，有一天忽然闯进了她的办公室，先是请她帮了个小忙，事后组织了一场隆重的答谢宴。

女人不喝酒，男人就永远也别想得手。这是马延年从漫长的人生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。可也有失灵的时候。谁也没想到，一向推托不喝酒的冯丽娟作为主宾酒量会那么的好，而且还那么的豪爽。喝到最后，她竟然把马延年的一名徒弟灌得当场直播了。

马延年哈哈大笑，借着酒劲抓过冯丽娟的手，另一只手指着在座的徒弟们说，你就像他们的师母。说完，他觉得还是意犹未尽，又感慨道：你可真是深不可测哪。

冯丽娟用一种洞若观火的目光扭头看着他，轻轻地抽回手掌。

马延年一下发觉自己失态了，也失礼了。次日，他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道歉。在二中的校长室里，马延年奉上一个亲手雕刻的八宝匣后，画蛇添足地介绍说，工是新工，可料是老的，特别是上面所嵌的螺钿，都是当年宫廷造办处用剩下来的。马延年怕女人还不明白，最后索性彻底地庸俗了一回，但仍然谦逊地说，它可抵得上好几个LV呢。

原来马老师还知道LV。冯丽娟笑得还是那样的文雅，看上去是那么的富贵不能淫。

当晚，她破天荒地约马延年出来喝茶。看来，女人贪财，男人好色，这是人类逃不过的宿命。马延年心底稍稍有点失望，但仍然上美容院做了面膜，并且换掉了艺术工作者钟爱的那身唐装行头，穿上了西装，打起了领带，样子就像个成功的企业家。可是，在镜子前端详久了，他更觉自己像个丧偶不久急着去相亲的鳏夫。

马延年在见到心上人的那一刻，心也沉到了心底。

冯丽娟回赠了他两瓶国窖1573，微笑着说这是学生送给她先生的，在家里放了好几年了。冯丽娟的丈夫是职业技术学院里的副教授，他们有个刚念高一的女儿。这些，马延年事先都摸过底。他还知

道，他们双方的父母都是中小学里的教师，一家两代人都把青春与年华奉献给了教育事业。

回家的一路上，马延年拎着这两瓶酒。心想：国窖？还1573？什么意思？她是嫌我太老了？还是形象地告诉我，她身上长的那口是谁也碰不得的国窖？

这一回，马延年是彻底地绝望了，一直等到第二年开学才迎来转机。冯丽娟因为招生问题被人举报，却又没能查实。上级为了息事宁人，把她调到了考试院。可是，考试院里又没有相应的职位。她就像条风干的咸鱼一样被晾在了那里。

冯丽娟终于在马延年面前流露出真情，同时也挂下了眼泪。

我师范一毕业就分配到这所学校，人家带两个班的英语，我带四个，我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、学科带头人，我还是省市两级的三八红旗手。说到最后，她伸手捂住双眼，第一次不称呼马老师，也不称呼大师，改口叫老马，说，我不想干了，我丢不起这个人，我要辞职。

马延年的一颗心终于在肚子里徜徉开来。看来，她不是口国窖，她的身后也没有什么别的男人。就算有过，只怕也不顶事了。等到冯丽娟擦干脸上的泪水，马延年关切地问：那你先生的意思呢？

我们不提他。冯丽娟一下恢复常态，淡淡地说，我只想听听你的意见。

马延年点了点头，沉思良久后，又点了点头，说，正好，我正缺个经纪人呢。说完，见冯丽娟不语，以为人家嫌他的庙小，就拉长了语调，又说，搞了半辈子的雕刻，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艺术推广到世界上去，可我人单力孤啊，一只翅膀是想飞也飞不起来的。

说着，他把手掌罩在冯丽娟的手背上，手指头都快伸进她的衣袖里。

冯丽娟动了动嘴唇，想把手抽出来，抽到一半时有点犹豫了。她轻轻地翻转过手掌，两个人手心贴着手心。不一会儿，十根手指头就开始在他们彼此的掌心里跳舞，一会儿是桑巴，一会儿是恰恰，但很快就成了马延年缠绵的独舞。

冯丽娟的眼睛又开始湿润，说，可我什么都不懂。

马延年脸上露出长者才有的笑容。几天后，他在床上望着天花板，深思熟虑地说，丽娟，我看辞职就犯不着了，占着茅坑干吗非得去拉屎呢？

冯丽娟没有吱声，翻身把脑袋深埋进蓬松的枕头里，很久才起床去了卫生间。等她裹着浴巾出来时，马延年的眼睛亮了。他终于记起来了，早在三十年前他就见过眼前这个女人，就在城市人来人往的马路上。那时候，马延年跟着师傅在城里做木工，专门替人打组合柜。晚上闲着没事就坐在街心花园的花坛上，看城里的女人花枝招展地经过。她们的头发是那么的黑，皮肤是那么的白，里面好像灌满了米泔水，每走一步都要晃上好几晃。

冯丽娟就是这样的女人。马延年靠在床上，竟然想起了安禄山跟唐明皇对的那两句著名的联句——软温新剥鸡头肉，滑腻初凝塞上酥。他伸手把冯丽娟连人带浴巾拉进怀里，情不自禁地在她耳边说道：你就是我的杨贵妃。

为此，他特意为书房改了个斋名。长生殿当然不敢叫，马延年大笔一挥写下三个隶体字：长生堂。站着默念了两遍，觉得听着像药铺，就大笔又一挥，写了三个行书：长生阁。

马延年在书法上也有十几二十年的功力了。这得归功于他的第二段婚姻。马延年第一次结婚时刚满二十岁。入赘当了他师傅家的女婿，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。他的师傅兼岳父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，一边喝着老婆酿的土米酒，一边唠唠叨叨地说生了三个女儿，就招了马延年这么一个好女婿。他让马延年放心：我家老三是你的，我的这份手艺也是你的，将来，这个家都是你们小两口的。

可是，马延年从来没有把师傅的这个宝贝小女儿放在眼里过，主要是看不上。刚成婚那会儿还好，性在探索阶段是很容易让人忽略掉许多外在因素的，但进过城后就不一样了。每次从城里回来，他都有种要把老婆按进水里用刷子上上下下刷个干净的冲动。他的老婆不光黑，而且瘦，尤其是孩子断奶后，马延年盯着她裸露的身体，总会想